

熊襄愍公全集

Ch L

~~5428/2311~~

PT 5424 / 2311

7

熊襄愍公集卷七

書牘

勸王肖乾中丞



古之人有傾蓋如故白首如新者此其人必非功名之士而後
有此投合也一入仕宦之途樹名節則交相爭明功罪則交相
忌因而獻媚工讒之輩乘間抵隙於其間於是乎交相疑矣憶
往歲于役河東同舟年餘推懷處誠無纖介之嫌日者甫推經
略貴同鄉同年同門諸君紛紛叅論遂開形迹致凡事皆避諱
而不敢直言卽婉言而未蒙採納亦不便再言而遂止蓋三月

於此矣今事已至此猶避諱而不言誤疆事而負主恩罪莫有
大於此夫固知軍興之不可已矣而車牛不早備以致軍餓馬
死之悞月餉之不可無矣而官浴不早催以致二月停支之悞
軍馬之多不堪矣而選練不早行以致混雜難用之悞河兵之
不可駐矣而要險不早設以致冰結鑿凍之悞邊謀之不肯歇
矣而環城犄角連路扼截不早圖以致臨渴掘井脚忙手亂之
悞非有意於悞也台下以急欲成功之心而乘堅於偏信之見
又迫欲慰河東之望而動於邊勢分忙且急急各悠悠之言以爲
一絕好機會也但西人一到可以不戰安用齷齪修守爲以此

夢寐間亦想東兵來渡河而置前項一切於不問豈圖事機乖
左一至於此今旣一一俯就修守之事便應細細想守真正圖
守實實做守確確持守以爲必能完中心歡然踴躍而爲之而
大疏乃曰守非臣心也守而能完非臣敢任也一似恥於修守
爲萬萬勉強不得已而爲之之意而仍想東兵來渡河不已者
以此修守而守能完否果有不敢任之日矣願台下信此守爲
必能完以固三軍之心壯諸將之氣而雖有二十萬不能善其
守之言不宜常見之疏揭問也况兵法客倍而主人半豈有六
萬能進而二十萬反不能守之理且二十萬不能守必幾十萬

然後可關西援兵關外潰卒皆云不可用必討何兵然後可易
言進而實不敢進難言守而實不修守不過爲日後留一張本
曰此七八月間不進兵馬不到之故也不知五六月間科道纔
出門調募七八月間兵馬能到不能到卽到而能戰不能戰台
下所自知也縱有機會能乘不能乘或誰禁而不能乘亦台下
所知也何必口口生矢使不知者皆以爲僕咎鎮江之事如同
謀賊人誰當先誰救應前後著數俱須安排預定然後動手今
但謀發而不謀救卽捷到而亦不謀所以救亦台下所自知也
是否復名城得兵三萬人保全三百里無恙亦台下所自知也

而不知者又以爲僕咎河西塘報多觀望有合於言進者則報
不合則不報僕已據他報屢責該鎮矣卽西人情形日日通使
往來謬託心腹且無一驗何況河東如東兵救鎮江失利攻鐵
山失利勢分與忙且急誰曾見來卽果分果忙果急而我能過
河不能過河亦台下所自知也僕七月二十七到任八月初四
得報捷大疏初六卽出關至廣寧議欲萬人襲海昌別遣五千
奪蓋州斷其歸路而台下不敢任亦其所自知也而本兵且以
不進廣寧一步爲僕咎夫咎僕者咎其不能佐台下以成此進
也而止圖暗進不敢明進止圖小進不敢大進三議進三中止

反覆躊躇併其暗且小者亦付之且罷且罷而不敢爲則自不
得不出於守矣自不得不以完守自任矣而乃曰守非臣心也
則誰之心也哉前鎮江捷至時聖諭謂台下指授有方將士用
命遼事漸有次第調度廣寧兵馬相機而動僕但嚴飭兵將控
扼山海而已昨部議僕出關聖旨但謂節制地方有急督兵策
應而已凡一應調度防禦事宜自是主守地方者之責之事其
所倚畀於台下者何其專且重况當軍民畏逃之秋尤非心意
慵懶之會打起精神感發軍氣竊不無惓惓望焉非不知此際
文武大小諸人之情去者要去逃者要逃病者要病推者要推

光景極無聊賴而台下第振挈於其上示之以無恐安之以無
事而人心自有所恃而不慌何遽颯然以守不能完自却而
示人人以不必然之慮前三路僨師開鐵札關連陷時遼陽殘
卒及續到援兵不過四五萬耳去邊僅百八十里猶能保過冬
春無事豈見兵十餘萬又加將到近鎮及楚蜀毛浙各兵數萬
猶憂其不可守者亦在台下之調度耳每見河西要兵兵至而
不加養練要馬馬至而聽其餓死要糧糧至而任其浥爛要器
器至而置之高閣若由此道而不變恐雖再加二十萬而亦不
能善其守也高胡邢韓皆極一時邊才之選台下誠委心任之

言言聽從事事依行而第責其効必能幹辦以完此事諸鎮道皆言台下外虛而內距面雖悅從畢竟自是其見自行其意而不人之是用雖用人行事有悞亦必護而守其前說不肯易不意謙和宏博之度亦有此病輒爲台下一誦之行軍以嚴整爲第一義諸將見台下太寬皆有玩易不備之心非行間所宜有而過信細人之言忽於大吏之議則亦人之所欲言而不敢者也僕本不便言不欲言而功罪生死關係又不得不言知台下初見之必怒且恨而徐徐思繹亦將諒僕不得已而言之意而於已亦微有涓埃之助且謂非僕而吾於不得聞此言也

與王岵雲左司馬

治兵治餉各有專職軍餓馬死不能進守以爲治兵者罪則於餉亦不敢不問也口者催處車牛之疏第述道詳若干而言之未嘗期必以如數而責成關外意居多亦未嘗獨倚辦於計部也聞老公祖每語人云熊經略在遼陽討牛車若干萬今皆何在却又耍若干萬且寄語外撫極論東事費用太多兵馬錢糧實不能應切勿效熊經略所爲而直似以爲戒始痛恨越職多言之取憎而河西之所以每見稱於廟堂者妙在餓我軍死我馬渴爛我米豆而不題車牛二字也大疏言撥軍雇夫通限一

月將海濱米豆各處秋青草盡搬入城以絕他人垂涎是矣但
海糧百餘萬草一千五六百萬一月能搬否卽能搬而城內能
盡貯否何談之易也惟其談之易所以視車牛爲可省而多討
者爲可憎又言令登津旅順之兵直攻金州高麗義州之師襲
取寬鎮鐵山長行島避難之民助我先聲隔江彌串堡渡海之
衆爲我後勁邊東西分應左右支吾而不能得志於我又是矣
而水兵冬月回船能再往否麗兵肯替我襲邊否鐵山彌串等
衆遙隔河方能與廣寧呼吸通聯先後聲助否又何談之易也
惟其談之易所以視趨運爲不必而多討爲可憎而今而後不

敢復取憎矣不但任地方餓我軍死我馬渴爛我米豆而且任
邊燒我糧就我食以困我不復言車牛趨運事矣前次經略一
年四個月止用過軍餉折色二百三十萬木色百萬疏揭具在
也而其後科道且謂僕空竭閭閻流毒海內而以天下僥倖爲
僕罪今關上未留一兵未留一械未領一餉費用多否何與人
事何用以勿效僕爲榜樣而啓他日言者之口實惟老公祖察
之老公祖望重言重啓口皆有關係如去春遼陽收拾正好而
而大書一入長安通國傾聽非同小可今月餉比遼陽時皆增
加有月食三兩者而器械一一取辦於內不似遼陽時自造自

用其費用委屬太多委屬難應然而多費不在僕僕不敢承此
榜樣也又惟老公祖諒之悚仄悚仄

與長安公書

每河西舉動不論可做不可做能做不能做而第設一做之之
法以告於人曰我已如此做如此做而又預留一做不成之張
本以待於後曰我已嘗明告君父私告朋友矣固已慮及此矣
而無奈人不湊手何耳此屢見之疏揭可歷舉以相質者長安
中皆喜其爲真做及其不效又代爲之歸咎於人人受其咎而
河西只消已慮及此四字便足完其前件此甚非明旨實在任
事不得推諉意也事至今日不得不以疏責成以書規曉而付
之知我罪我矣八月間廣寧滿城皆兵而無一將統滿城皆將

而無一兵管不得已責之提督一分屬之若嗔人奪分兵之權以予提督者而不肯部署簡汰援兵參處撫鎮至破鄉情而不顧無非欲兵精而餉省也高道汰其所募廣寧新兵頗多遂大怒而有婦人乘城東藁疑邊不肯汰退之疏今已到未到兵皆不敢復選驗他日兵冗而無用食冗而不繼自有任其咎者惟是此等事體不依行何況其他若河上委難駐兵一疏不惟不依行而且屢屢疏揭見駁矣此後何可張口再論地方事而至於已本不進而遍傳經略不進關上本無一兵而遍傳好兵好馬盡畱在關上不肯發種種陰著且不必論也試看此等光景

是調和得否此等經略是做得一事留得一兵存得一人否況二方沮壞而所用五人議者議處者處復得盡前謀而收後勁否徒留此一身爲廟堂調停體面爲河西代認罪過而竟弗爲經撫一段必不能和之情形設誠思想設法區處以圖疆事於萬全他日與敗同盡獨弼一人而已耶與撫按書稿二道抄呈上惟詳賜覽閱而勿厭其瑣悚仄悚仄

與方孩未監院

昨邢道稟當下兵馬將官信地尚未分定其兵馬之歸某將某將者亦未撥定卽戰守之局似定而實未定又似不專主席寧鎮武者夫此何時也而信地兵將尚未撥定將定於何日前疏定信守以重責成而今又云不專主席寧鎮武想又欲謀渡河耳竊聞此謀三有議而三自止矣今番定有成謀有遂事決無再止之理然須慎重周全而無一遺慮或謂此行主意原在暗去偷襲出其不意如前日鎮江事自可無妨然邊情甚緊亦有不可知者趙充國曰小利不足貪此千古名言最可味况東兵

是何對頭與西人不同亦非暗偷法所可對也僕不便言知門下有斟酌幸秘似以詳何如疏書微傷渾厚然事到今日禍已推在身上不得不直直責成點化之耳抄稿附覽

回王肖乾中丞

來教謂連日人心大奮西兵亦然若乘其銳過河取海州一戰而勝遼陽可復卽不然亦可保廣寧無事誠不勝大願大幸頃聞前寧兵將俱東則進機決矣空身一經略愛莫能助惟洗耳於關頭以聽捷音耳顧又思之我輩用兵似當堂堂正正以張軍威得一城便當守一城以爲進取之地今一鼓而復遼陽未可知而直奪海州自是容易事但我入而所以守之之法人救而我所以禦之之法不可不先爲講求也若第掩取而歸爲其所追襲此後一段光景知台下已深想及此而無庸杞慮爲矣

諸將有戰不力而先走者總帥有互應不如約者僕卽申檄督之諸不一

與方孩未監院

日者固守廣寧之議誠愧失言旣已定議置守於鎮城杜家屯兩路已復改議迎戰於柳河三岔黃泥窪三路而今又以河西人心大奮將士亦然議欲乘銳直取海州以復遼陽朝處又易迄無成畫僕方欲待汝議論定時我已過河之懼及得來教謂撫院決欲渡河以踐前言則可謂先人一著矣顧又深揣於彼我進退之間如明明建大將旗鼓而東以揚我武此時必不能而欲仍掩取不備如鎮江故事無論爲所追及有猝退不得之虞卽追不及而民有再毒不堪之虞以王師堂堂舉動暗襲一

城不能守而踉蹌遽歸使人愈有以輕量我民愈有以識破我此必不可之道也今欲爲渡河計也當得尺守尺以爲恢復之地便當計算城得而吾何以守邊救而吾何以禦禦之勝而何以徑復遼陽禦之不勝而何以殿之得過三岔脫有不虞何以使退軍收劄得住何以使廣寧鎮定不搖此斷未可以草草與事第求踐言而已者密聞經略衙門舍人鄭名卿新從遼陽來謂邊以鎮江事恨遼人曰無多兵來便順從他縛我守將我肯留與遼人再等大兵來順從害我盡數趕出牆外不從者洗之今海州遼陽俱無多兵防守可取也以此撫台聞其言而進志

蓋決果爾固是一機但予爲細算豈其奄有河東而遽欲輕棄不置重兵防守也者竊料海州遼陽其必爭之地而前言未可盡信也進守機宜僕已不得預一籌惟門下商酌而行之宋用郭京施六甲法禦金人而劉孝竭等或稱六丁甲士或稱北斗神兵以附之點嘗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及金兵圍城點曰須自下作法遂引兵遁去而金兵遂入汴城今令國威者豈其裔耶總兵楊宗業自稱日日與某神相會而竟不能出遼陽之圍又眼前事也書此一笑

與內閣兵部

日來撫院以前言不效近旨責成遂急欲進兵且擬有一疏言
臣自過河不累經略不累諸道而監道與邢道苦之彌知其意
已決以此前口回書第勸其進當得尺守尺勿掩取遽歸如鎮
江事當計得城何以守邊救何以禦禦勝何以進圖不勝何以
退守而至於以我敗氣當其勝勢以我鈍敝當其堅利以我凍
餒當其飽騰以我散亂當其整一以我暴露當其休閑而且無
輪無砲無以站立無車無牛無以轉輸種種情形猶未敢深言
以冒慎重全勝不肯進之疑也頃得爲危疆固守實難一揭而

前疏果舉矣雖剛去不累經略數語而力闢以守待戰之非獨誠無以佐下風預未議矣顧又思之自邊變以來前後三經路擁如林如雨之衆拱手縮頸如雀避鷗鬼遇犬不敢以一矢如遺誠有如撫疏所忿者今幸以一矢加遺便當報捷凱旋而第云保過冬月無事而已則安用決此奮志爲憶弼前秋到遼時殘兵四五萬距邊百八十里猶能保冬月無事豈今兵馬十餘萬去邊三百餘里而以守待戰顧不能保其無事耶夫戰具卽守具也練兵餉馬治械儲糗設險扼固守具卽戰具也聞有能守而不能戰者矣未有能戰而不能守者也誠如鄙見收拾前

項一切而遊徼於沿河分截於中路宿重兵於鎮城犄角剗營以圍厚其勢訓習其技休養其力安安靜靜隱然示以不可攻何遽不能保無事而欲僥倖於一擲豈守無堅城可憑強援可恃而戰遂可得遼海之堅以爲憑西人之援以爲恃耶且凡言戰者必須甲馬器械及各兵皆到然後具疏拜表輒行前曾疏要八月進兵已而三臨河三自止曰臣之畫以協應不速而無成也今部署出師旣已軍民大悅人人憤激西兵西弁投牒願往諸道將亦任戰而不任守也趁此銳氣便可過河一舉掃蕩而猶需宣大之馬近鎮之甲仗火器及川土兵之出關者等得

到來而冬月已過軍民將道之銳氣已銷矣不又爲協應不速所悞也此等作法皆弼所未喻而又不欲復進一言撫院不敢任堅壁之守弼亦不敢任過河之戰况樞部一口出氣皆主決戰今日之事決當以撫議爲主而經略又未嘗留一兵以掣其肘又未嘗明目張膽言一守字以撓其議此亦撫院唯所欲爲而無不如意時也伏望閣下調旨專責撫院函甲渡河明張擗伐而毋以掩取速釁完成戰局而毋以協應推人至於以守待戰之經略與不受節制之巡撫已絕不相干不必泛泛如前兼責經撫同心調度使人兩無着落而從牽制以悞事也若乃弼

之所憂不在今冬之不能以戰而守而在明年之不能以戰而成戰何也以枵腹露體之衆當裂肢斷指之時四分五散於河冰海雪朔風燐火茫茫斷魂之處以疲敝其氣力酷烈其體膚怨傷其心意而竟不得一棲宿遮蔽地以蓄養而訓練之雖人賁獲亦將銷磨到骨而何以得其力於日後究且終日言戰而終至於不能戰若如鄙見所前議則藏其威而今冬之守也可養其銳而明年之戰也可此不識時不乘機者之言似亦可思而非廟堂主戰者所樂聞也統惟鑒裁不宣

與王肖乾中丞

頃高平道中得貴座師葉老先生書謂人情亦知戰未易言徒以僕不能守之說遂欲庶幾僥倖於一擲若使僕謂廣寧必可守戰可徐圖則又若舍萬全之安以蹈嘗試之危信斯言也是今日迫台下過河者由僕不能守之說也而不知自出河上委難駐兵之疏以來凡私書公牘皆言能守者也皆言守定而戰可徐圖者也其言不戰決不可守不戰而決不敢任守者台下也其言將兵六萬可以過河若俟冰結雖有二十萬不能善其守者台下也此非今日之言也自七八月間主戰以來屢屢告

朋友告君父者之言而僕猶恐二十萬不能善守之言驚我軍
民勸台下不宜常見諸童疏也猶自引前守遼陽事謂殘兵四
五萬距邊一百八十里尚能保冬春無事而勉台下以十萬之
衆何遽憂其不能守也今以十餘萬而憂其不能守者亦台下
也貴座師謂僕迫台下於一擲以致舍萬全之安而蹈嘗試之
危則疏在書在人在鬼神在天日在僕有死不能服也總之戰
出自台下本心而且至於癖與不能守之言何相干况僕從來
未曾言不能守一字卽廣寧人心已去一疏正言戰不成其爲
戰而以想戰之故致守亦不成其爲守意在挽驚戰之虛念作

圖守之實事而台下猶連疏決戰必不能任守事使終將至於
不能守者亦台下也今以加之於僕僕何敢受夫僕自推經略
受不明不白之冤如撓權分事扼同舟與不進兵不救鎮江坐
失機會之類亦多矣豈可以此加之於僕僕卽剖心肝爲貴座
師言恐終不見信請以戰守本末與台下親折證惟台下平本
心爲貴座師一白之屈鬱之極語言無擇統祈台下心諒原書
抄呈覽

答王霽宇制府

承大疏言近口經臣選帶營路幾空不佞未嘗一選帶空營路也吳自勉旣被參非營路官其家丁五百非營路兵也不佞恐其零散故調之不過取其所棄耳孫總兵五百人施叅將一百五十人不過暫借以護此封疆之身耳而此外無人矣何至空營路而遽留題允六百之標兵以相償乎如謂關上空虛則台臺所練三大營兵馬聞已踰萬數之外則調其半於關以資防禦亦無不可前小疏求近兵一萬八千部覆五千後復以爲言部又增三千五百及見台臺會疏選調一萬內分三班是應調

者實止三千二百人此狙公朝四暮三之術也不佞但笑而不復言何意三千二百人中又留六百人而算抵亦太分曉矣廣寧兵馬不得干預一人僅此二三千人獨駐破城爲廣寧策應且當窺關護餉之衝而台臺又欲留之登欲不佞孤身陷亡耶必欲留請將三千二百人一起具疏奉還決不敢占恡若吳自勉未肯放進關也右屯城上城下無寸鐵故借關營各砲應急而請那密雲緩地火器以示通融承命遽於山永局造者照取抵償則車上將何安設而於進取又悞矣今不得已檄總兵督催該局造完一位卽送來以換原砲一位而歸亦不得擅留關

上物也台臺雖以元老行邊而薊遼總督其實也遼西台臺地方也不佞薊東塘牌也分別若此而不佞無望尚復何言敬復不宣

與葉相公

昨往河上從邸報中接賜札一道踧捧反覆以感以懼弼自來
主守以爲戰者未嘗言廣寧不可守也其謂廣寧人心已去正
指平日以想戰之故全不修守人無所恃而一聞過河遂懼其
不可知而先逃耳此以戰悞守而非以不可守迫戰也如謂以
弼不可守之說使人欲僥倖一擲則自七八月以來講戰久矣
又誰之說使之耶弼有屢疏在撫院亦有屢疏在不必辨昨但
移一書與撫院親折證之詳別述中而相公不久自明亦毋庸
於辯也今戰事一聽撫院自言自止倏止倏言而已矣弼不爲

後援則出關何爲自不爲先鋒耳若度其不可戰而講求所以守之之道則弼有疏有書而撫院駁之不徒駁之而已且以人心之不固而逃也惟守之故且以憤欲戰者之懷怨對也惟守之故是尚可責成者乎自會議置三方設經略時而其同鄉同年同門已有撓權分事掣肘扼同舟之疏也是尚可自任者乎至其不能含忍而優容之者此苦處自難言夫自不進兵也而推人不進自不救鎮江也而推人不救自失其機會也而推人坐失種種伎倆本兵主之科道從而和之此皆輕則戍重則辟事也誰則暗受其弃假使推之人而人無後災也則何不可含

忍優容之有弼嘗移書相知謂今日經撫之隙皆成於裏邊愛有所扶而憎有所抑抑者不甘無故之加則必辯辯則所扶者之破綻亦出而終至於兩敗昨面語撫院亦曰公非有意推弼也特疏書中率立一四方八面之話頭使人猜而歸之弼如機會坐失四字謂自失也可謂因兵馬器仗不至而失也亦可而求多者必曰此經略也况公雖不言有本兵科道代爲發揮而孤獨如弼自不得不一求明耳近傳相公言於衆曰撫院固吾門人經略亦吾舊知重在封疆不肯一毫偏向仰惟至公厚之盛意聞之感泣以此輒將瑣屑仰賣崇聽知不以爲罪也外出

關見聞述一冊書稿數道附呈覽總祈和公深知地方真情形
以便裁決耳臨啓曷勝仰悚之至

與王肖乾中丞

前議駐兵右屯與鎮武對峙如鼎雙足而站立自穩如人兩足
而捍衛自便其兵則仍散處閭陽十三山及附近各屯非駐右
屯也護衛兩字於身為自衛於邊為示弱故弗受明知出自椽
史忽略已與巡道韓道轉達此意矣而台下乃以為意更自惶
悚今看來閭陽去廣寧杜家屯鎮武堡更近故屬韓道來商定
此即駐右屯之意而更為切近者鎮武閭陽須各一鎮一道劉
徵未敢專任也其杜家屯至柳河一帶悉屬鎮武照管蓋東何
畏於西寧西平而必達百里從柳河口來此可不足慮而河東

塞海糧及西窺關路則間陽鎮道兼青焉鎮城則兩鎮一道而
台下調度於其中何憂邊哉敢因是而併及之不盡

與各部科道

自出關以來晤鎮道將無不人人言不能戰也平日摩空擦掌
歃血共盟者亦無不人人言不能戰也卽撫台亦自言不能戰
也其平日言戰皆空言想戰皆空想也不惟空言空想而已而
且以想之迷悞戰而併悞守也且以言之洩露已短嚴內備而
外速邊驅民也到今日仍不出此堅壁清野四字以附會老成
持重之說而入於不佞恇怯退縮之圈套是中樞主戰者亦言
今日不能戰也夫戰與守非有二義也不佞未嘗不想戰而未
嘗言戰也雖未嘗言戰而所做皆戰事也訓兵飼馬治械厚儲

修城扼固以備今日境內之守卽以備他日過河之戰也若一切未備徒想過河之戰而竟憂境內之不能戰雖不謂之戰可也況不佞又未嘗不言戰也初議三方控制時曾有疏言廣寧用騎步對壘於河上以形勢格之而綴其全力海上督舟師乘虛入南衛以風聲下之而動其人心則必反顧遼陽恐其內潰而遼陽庶可復也此不佞之所言戰也今之言戰也則偷而已矣每語撫台以小利不足貪須俟三方齊備堂堂正正爲一舉掃蕩之計而撫台必遜謝以公之所爲大作用生之所圖小意思也雖不謂之戰亦可也每欲將此勸說一番而廟堂之上意

見已橫前者屢疏甚明一味不省如搦管者不惟喜隻眼之爲妍而且覺隻眼之可憎未可以口舌爭也况三方之事業已寇仇登萊路人天津二方被其破壞而所用各道叅者叅疑者疑又諸事沮格不肯經略之一聽此裴度所謂事事抑沮但欲使臣失所不顧朝廷大事者也旣已亂其本謀所爲戰而孤身孤堡爲一方代守禦卽仲已之戰說而亦無益也出關見聞本欲入告而恐重廟堂主戰者之恨故不以疏而以述也非獲罪也惟詳賜省覽幸甚

與葉相公

頃承還示深以遼東用兵騷動海內為憂欲要如黔國例捐遼
 之利俾人世守其地專力禦邊毋累內地此寧邦之至懷而固
 圉之長計也反復籌之將俟復全遼俾世守以捍外乎抑就今
 日而言捐河西之利專河西之力以與之毋累內地乎國初遼
 東官兵自食其地後人民掠盡屯權荒廢雖有租賦搭放軍餉
 僅存原額十三雖有雜稅僅供官役廩料公費與撫賞之用而
 每歲仰給度支猶額餉七八十萬馬價八九萬撫賞十餘萬未
 有餘利可捐予也元昊雖強而宋家所據守涇原秦鳳環慶諸

州郡皆生齒財物殷勝之地其人皆中華固結而無二志以此自足抵當而天下晏如無征調轉輸之擾遼東三絕地也自秦漢以來止設督護羈縻未著版圖千餘年未有歸我一統如此其久者而氣數循環亦是有盡是謂天絕四面周遭三千餘里皆邊皆海僅關外橫亘十里與內壤相接如一筋繫贅瘡於身外而極難救援是謂地絕其風習性情與內地異徭役稍急則怨言而願隨之去是謂人絕自兵變以來誰不爲以遼守遼之說周巡撫疏主力行而不効李如楨自請往募而不効劉國縉以遼募遼而不効今巡撫雖募鄉兵一萬七千有奇半多孱弱

每八月食三兩護如驕子纔一遣往西寧鎮武設防而棄甲馬而投河東者屢屢見報又生齒絕少料民趕車牛且苦無人而何況兵馬其不得不徵調於內地者勢也軍中所需鐵鉛煤炭筋角絲鱧竹木一切物料以及各色匠役河西一無所有至於米豆食物向來仰給河東而此路又斷矣屯田之利按遼時曾詳言之此泰平時也及經略其地開鐵清撫諸處豈但近邊不可耕且皆非我有金復海蓋之區雖甚完然河西開鐵避亂者往往依之但人稠地磧又重複岡嶺不似開遼平垣有可耕之地見往者且開山而種何田可屯而遼陽地土見爲民種又未

有奪諸民而與軍屯之理况是時潘奉與邊對壘僅六七十里
卽檄鎮道每馬隊五匹內撥一軍總領放牧亦不可得何況屯
田惟自三岔河以西二百餘里荒淀可屯而且無對壘之危屢
屢書咨督餉具題責成撫道行之而撫道皆以額軍已少不能
屯另募又無人應若留援軍屯而每軍歲餉二十金所出不足
償所食費遂止蓋按遼時額軍月餉止二錢五分或三錢四錢
故留屯半以自食半以佐餉爲有利而今且人人食大餉有月
支二兩外者特固不同也今三岔河與邊對壘僅隔一衣帶水
而以西荒淀又不得屯矣其不得不轉輸於內地者亦勢也夫

不復全遼斯已耳如欲復全遼自不得不借內地徵調轉輸之
力不徵調不轉輸而欲捐河西之利專河西之力以復遼而捍
邊恐韓范再生黔國復出亦不敢任况黔國之於滇亦是全用
中原之兵力平定其地而後捐滇之利以世守之非先委滇於
黔國聽其自取自守也光祿何公所上書慮深見遠而特以欲
置遼陽專守廣寧之說意圓語滯爲言者所駁不知能專守廣
寧者卽能全復遼陽也若沿河設險扼固內護農田以培其根
本外伺釁隙以圖其機會三五年間必有一段光景可見何公
之意正可做而行之耳初見邊地弗靖人人齊憤故議三方齊

進一完卽完爲不再舉之計免得零碎遲延爲費反大是其設
登津兩路者非真謂東兵能海上來也謂舟師渡海牽制俾廣
寧一舉成事也如目下兵餉必不能應手而二方之設無用矣
若遂議裁而歸并廣寧一路爲持久之計則山海亦可半裁通
計可省兵餉十分之四而海內亦得以少紓十四之急豈非審
時度力酌標固本之權術但以今日之權勢揆之恐決非沖聖
所能獨斷賢相所能久擔科道所能靜聽而在外亦決非今撫
所幹辦通國欲殺之孤弼所敢更端而議也臥榻亂談以復明
問伏惟台臺裁示若經撫不合之故豈只在不受節制之一言

實是意見作法有斷斷不能合者若但不受節制而苟於事體
果能拂而相成正是大有所合處雖事事不肯商量而行而弼
尤當謹奉封疆以從敢有異同於其間哉更惟台臺諒之不盡

與周敬松冢宰汪澄源司農

頃政府有書商確遼事詳具往復書稿中今津登兩路兵餉難措卽勉強區處有頭無尾不得如原議以責實功而徒擔其虛罪誠不如裁之移其見完舟於寧遠一帶爲廣寧近援而兵日進兵亦可平過蓋復以爲牽制關上仍舊總制率所練三大營防禦而原議增兵六萬亦可盡裁也非愚自議自裁也各省以及邊鎮已是無兵可調可募有雖欲如議增設而不得者勢自不得不歸并於一路耳若裁去一切專力於此一路水陸精兵十五萬或可庶幾內十二萬置廣寧爲過河正兵三萬置寧遠

爲浮海奇兵河上築三大城屯兵數萬護民耕種自三岔以西
荒淀區畫如井田法濬溝挑河一以洩水一以堵邊悉招還遼
人之避難於山東北直者屯之仍各厚給牛種房舍安插諸費
所獲子粒不必入官但徵其草束而糧多價賤軍馬自受其惠
屯聚人衆召募爲兵西兵亦可漸撤至於軍駐河上海糧一帆
徑抵駐所可省車牛之半而最便者尤在窺釁乘便易於舉動
前此只因兵馬難駐河上如此調發從鎮城往河二百里須三
日可到比到而奸細已去河東已早覺矣別啓謂沿河設險阨
固內護農田以培根本外伺釁隙以圖機會者此矣此等大事

原求急不得前此撫順之失三路之敗皆爲一急字所壞每到
壞時輒噤口謂三年勿道一戰字甫得寧緩又輒催之今見兵
餉難處有能主持久之說以紓內地之急者必相率以爲然相
戒以無相促未幾而緩師速禍之說必又紛紛出矣今人作事
之難類如此弼亦心知其無敢主行者聊一私質之於老先生
前耳尚祈裁示以開愚昧不一

答王肖乾中丞

河東眞消息僕實不能得台下誠得之眞而信之確卽率師以
取海州亦一機會也久病初出得台札袖以閱城歸而虔誠揅
著得豫之震甚吉亦使人有見獵生喜之意但此事重大不知
我將帥眞正本領何如兵馬眞正勇奮何如今往當用馬兵幾
何步兵幾何總帥何人諸將何人策應何人進退何以依據首
尾何以照顧須一一打算停當星夜密以見示而台駕或親過
河或正河上尤須萬分慎重若大兵何以接應則僕止帶來二
三千人馬濟得甚事惟台駕前進一步則僕亦前那一步聊張

後勁之聲勢而已不一

與王肖乾中丞

凡事信得過便做信不過便止要做便大做不大做便止要太
做便不必說要說便止軍事忌洩著卦本客俱吉惟發動爻詞
不然爲其鳴也鳴者洩也不鳴則吉矣謹錄以奉覽夜間審回
鄉云牛庄有衆千餘海州三千餘果爾則當以萬餘徑趨海州
而第用二三千綴牛庄使不敢出若取訖牛庄而後取海州則
海州覺而遼陽援未易取也又須萬餘接應而河上又須萬餘
作老營家當計車步騎非四五萬人不可如海州牛庄可一到
卽下便當傳檄遼陽乘虛以復之蓋遼人兵到卽順自是邊之

隱怯處以其勝乘其怯而邊可走也今總帥劉祈與高胡牛三道俱行不待言至其所用兵該幾何是何營何鎮其將官前鋒某某策應某某老營某某幸一一以數目姓名密示僕將一一手諭以軍令申飭之而至於作法尤願聞其詳焉跋望跋望

與王公乾中丞

來調賀謙平四知人馬非爲守右屯也戰車三百二十輛半片內俱到欲將此兵團練一車營以供台下過河之用也鄙意再加四十輛約戰地六十餘丈通共二百四五十丈可住騎馬萬數千人每輛用步兵十二名四名專供車上火砲之用八名左右翼車各持三眼鎗以佐車砲安放之不及故需兵如此之多卽餘下千數俟砲車再至再擴充之而毛有倫兵馬旣屬祁帥則渠無所事欲令爲車營主將蓋此時所造砲車二三千輛可分數大營俱曾有倫總管如過河日悉令此車劄營衝陣而前

日點營薊保所解各軍俱不中用也台意以爲何如以因料濕
不得乾不敢裝成又打大砲不及耳若明年三月而各軍俱可
完也

與閣部科道

廣寧之餉虛冒極矣上無一定之成規下有多方之騙局入僻
狐城而難問事忌鼠器而諱言諸將有侵冒之尤者餉司詳中
第開營路名色而不敢直指其姓名亦苦矣然嚴核仍須著落
該司責之以無可逃之咎而後有不敢避之嫌不復顧之情庶
可望其清楚耳至於支領掛號但使分立營頭造冊投鎮鎮過
道道過司而弊可立除也惟是新舊餉之濫加而難繼有深足
憂者額軍已亡其半而餉反加至二十餘萬此其故已不可解
往河東援軍每月概給一兩五錢今且入第三等而二敵者一

兩八錢頭敵者二兩甚有二兩以外者按冊食糧何頭敵之多
而上疏論兵又何象人之衆也日者簡汰之行固以討軍實亦
爲省虛費乃延緩一責備兢訝爲苛鄉兵一查退旋見嗔駁竟
格矣若此法不行而人人冒頭敵之餉且使真正頭敵者愧與
怯懦同而不知感奮甚非所以別強弱而示激勵也若乃餉日
加而軍日困則又在本色之不給車牛之不備矣假令本色給
而軍不致貴糴且有贏餘馬不被奪食且免倒損折色不致多
放且有接濟何至軍需部發交困若此今車牛銀兩地方領到
不知買而第知索餉貴衙門計部發到不知催而第知查餉米

豆爛於海岸兵馬饑於村屯錢糧匱於太倉膏血盡於海內誠
不知其所終矣故挂號不由道而支領淆軍士不簡汰而增加
濫本色不給而加餉無益於貧轉輸不速而折色終受其窘故
車備而轉輸速本色放而折色紆此自然之道也每欲將此痛
論一番而開口成礙偶因查虛冒而一及之小揭伏乞覽裁不
盡

與閣部科道

進兵之事向以鎮將人馬甲仗糧草件件胸中打透不過不敢不遲疑自沮卽撫台亦見河上西寧兵將存劄不住撤退西平相與議守無復進意矣三十日以病愈闕城忽接其書言率兵取海州辭意甚決蓋因鄭明經之言而又動者也密令人詢下書者云撫台明日卽往河上當是時人馬皆發已是著一商量不得卽還署具誠摺著得豫之震其兆吉焉是以援筆作書不勸不沮而第囑以慎重問以做法仍遣中軍官往遣指揮以便策應雖身邊隨帶兵馬不過三四千人勢未能隨而亦不敢不

襄陽公集 卷七
步步趨趨隨撫台而後也或謂毛弁果以麗兵殺邊衆二千餘而不能以一卒殺河西通消息能先期報興兵勿拘寒暑而不能臨時約日期定策應此中之故殊有可疑然撫台絕不疑且與各監軍道書曰卽有不利不過殺傷相當必不敢復渡河也以示此身一東必不復西之意於是乎始服撫台當機之勇非弼輩所能彷彿其萬一也關係進取不敢不預以密聞往復書稿并錄台覽不一

與王肖中丞

凡輕騎襲人者須大兵向駐河上相近而玩一旦出其不意故能得志今鎮城距河二百里自台下發兵東八堡就草之示出而遠近已窺其向往矣奸細滿地風口一傳朝發夕到而我又中道會濟再候的信邊必準備已久未可以輕騎襲也大做之法必三方齊備然後可而昨云大做者正唯恐輕襲無繼欲其厚集以往方可無虞耳車步并進是爲大舉而邊且全應是爲久持而邊且急擊恐與台念初謀未合仍祈慎重而行之卹帥已檄之出矣聞氣體尚弱且令毛弁幫之以備東征之指揮而

後檄調以練車營未晚也僕已至杜家屯矣併附聞

回王肖乾中丞

是役也以毛文龍事屢經傳報恐爲異日口實故欲乘機擾之
是也不知傳報來自毛弁所否初高胡兩道自右屯回至閭陽
卽得台札決意率兵取海州頗不以爲宜今台教謂商之各道
亦以爲宜旣至鎮武又有不宜輕進之議是兩道有二意也台
下當執而問之旣不能大舉深入而欲以輕騎夜襲牛庄守馬
圈爲此行作一小結束有益無益自有台裁僕何敢擅奪况舉
事憑鎮憑道憑將憑兵今劉帥言決不可進兩道言決不可進
各將言決不可進一至杜家屯道遇發回西兵皆怨言手足凍

裂馬皆跑死餓死卽義武鄉兵亦怨言曰二十九日發鎮北堡
喂馬初一日調盤山纔至當日又調回原堡及到原堡初三日
又調往鎮武人摩肩馬攢足日夜僵立冰雪下無房存札無鍋
煮食無糧草可關凍餓咨嗟無復生理鎮道將皆謂台下不肯
憑而獨憑李鏘等細人之虛報劉徵等夸獎之誕詞鏘等必有
真消息徵等必有真本領僕猶未敢遙奪也若恐有邊定鎮江
而還一意西窺之悔亦惟台下自奪之已擬不往鎮武但候台
下爲進退而已不盡言

與王肖乾中丞

過河之役遠西存亡宗社安危係焉似應計定而行謀成而動
而臨時遷就以結小局果遂足以重創邊謀不復攻我否大振
軍威不復怯戰否若猶未也而且速後災心竊懼之如聞劉徵
欲弄伎倆如前日黃泥窪西人所爲之事台堡數十人聞我大
兵來欣然前迎而忽殺十九顆以獻功吁可痛也初一日羅弁
亮于溝之報風聞亦由效周應乾斬獲之故智惹來以今觀之
竟亦何益夫舉事而不能重創其謀大振我勢者惟台下慎行
之僕且還矣

與王肖乾中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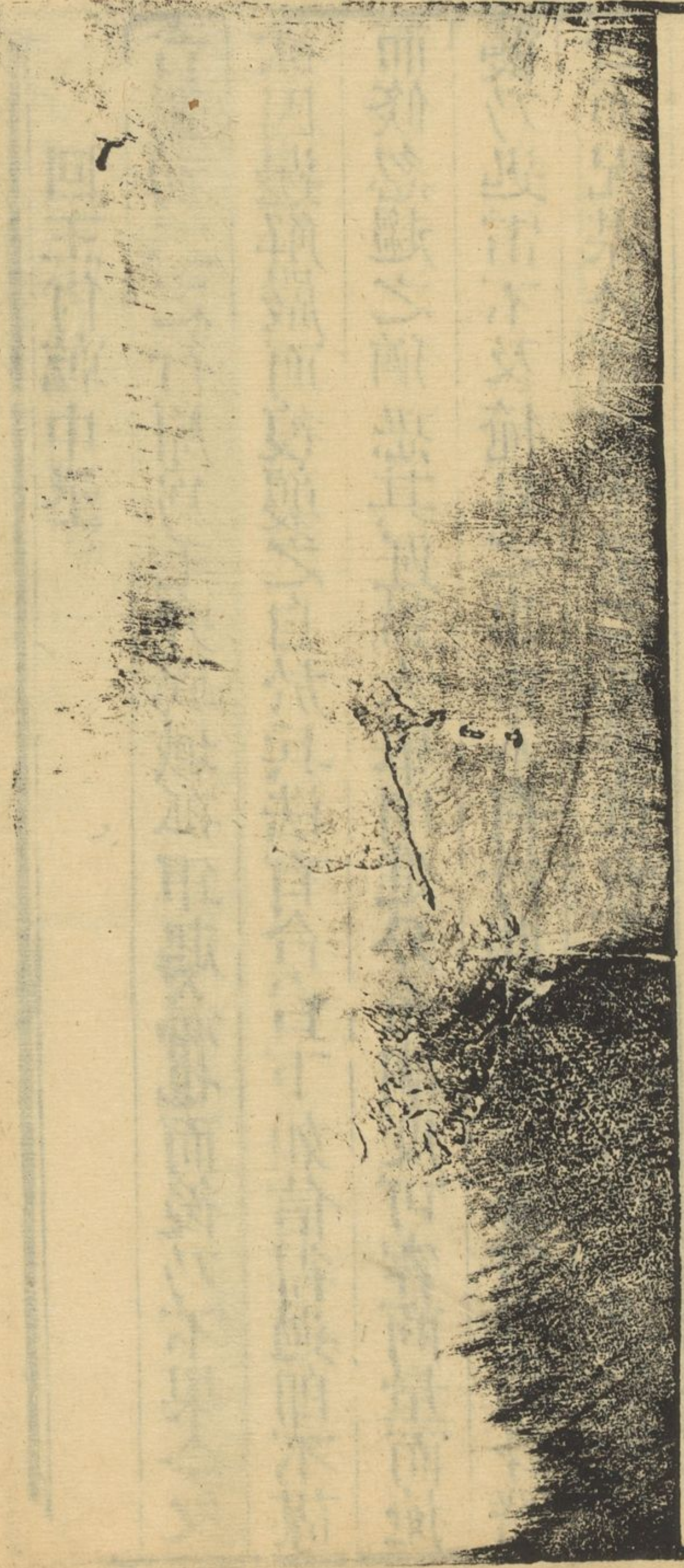
初四日見台下發諸兵將及胡道初將還但同高道往西平一看仍還鎮武已無進兵意矣昨得台札又以龍牛庄守馬圈來商竊意此一偏將軍事耳且聞台駕初六日欲還鎮武是以擬還右屯具咨奉告頃又聞昨申刻台下令旗鼓官傳鎮道相累獨以義勇五營金礪劉式章等令選精銳數千人掩襲牛庄據此則台下又欲義勇獨進矣經撫鎮道兵將東行數日何等風聲掩襲之法似是使用不得而孤軍獨進大勢所觀僕未敢晏然西還也仍駐杜家屯以伺動靜謹疾走奉聞仍以慎重萬全

為祝卷馬圈東兵已棄去砲鎗已取來不俟奪而守之矣不盡
言



回王肖乾中丞

台駕初二之行原為毛弁異域孤軍起心也而後乃不果今又
欲因邊解嚴而復襲之自於兵法有合台下如信得過即不謀
而倏忽趨之猶恐其避蓋大舉明進分布調度可容商量而掩
襲乃迅雷不及掩耳之事古人有行此事雖同晏會忽起身潛
去而况謀於百數十里之外乎惟台下自審而自行之敬復



與閣部科道

今日進兵之難不但弼知之鎮道將及吏民知之雖撫院亦知之而必堅意要進者非真謂不戰決不能守也言三萬可辦邊言六萬可辦邊言中秋前後可高枕而聽捷音若不復遼陽必無西面稱人之理言吾用西人可以不戰戰吾用其叛降可不煩兵而下言西人四十萬三十萬四萬一萬來種種自詡自任而毫無一驗也既自以爲恥而且見廟堂扶助者多誇誦者盛又思有所以副之以此日夜尋思只圖一決以結此局及到做不得時又不得不自河上歎氣而歸耳前此四進皆未來商量

及昨次先調發後商量弼與其進不與其退也迨其五退而中外主戰之窮見和戰之窮見地方不能戰之窮又盡見人有以窺我矣兵玩而不能勢屈而不能收兵一來而嚮所稱不戰決不能守者恐反以言戰想戰而不能守矣撫院第圖悻悻焉一逞以復前言副衆望而已矣而抑知後災之可憂以至此也哉至於實不能進之狀小疏僅點破一句而不便於縷言恐以爲不肯包護謂人爲不和而不言則廟堂不及知不但票擬覆疏無所取裁而且無以解衆多之口至於甘受衆多之口而終不敢言而弼已若矣伏惟台臺鑒察不盡言

與葉相公

昨接撫院書謂台臺有揭深以經撫不和爲憂弼不知揭爲何語甚恐懼而緣不和以爲台臺憂又甚惶愧然使可以得和而故相妬擠以爲不和第用嚴旨一鎮壓之自不敢不和而意見作法不能相強則威君不能懾慈父不能諭也經之所議撫不肯從撫之所爲經不敢從撫卽面從經而語後仍行其已意經欲面從撫而事後又防其推人進慮無成而以商於經經若止而遂謂無成爲經許我退慮無名而以商於經經若止而又謂不進爲經沮我欲兩從則至於兩就欲兩違又至於兩忤若兵

將之調度既行止以無從而鎮道之稟承又笑啼俱不敢欲從
撫則虞獲罪於經欲從經則虞取嗔於撫事有不便而力爭之
則以爲媚經情有所諱而偶言之則以爲間已兩釁一開而人
人釁開皆疑畏不敢言兩肘一掣而事事肘掣皆觀望不敢任
如此而必欲捏合捏合不能而經撫俱壞如此而必務調停調
停不得而封疆并壞况水火形迹雖童卒所皆知而風聲傳聞
豈東人不能得萬一乘間而抵隙何以協力而共撐此尤不可
不深慮也弼以兩勘之後詎病之餘覩顏再來爲名乎而名已
見矣爲利乎而利有誓矣爲官乎而安於平進無官不可到矣

祇緣冲聖哀切一詔忍禁癡腸不住遂大慟而就道耳何期一
入長安甫三日卽預經略應否另設之議而巡撫之同鄉同年
同門有明不利有經略而謂當以巡撫兼者有暗不利有經略
而故留爲本兵者紛紛出疏以至今殆無寧日今廟堂精神專
注廣寧業已打破登津叅逐各道沮壞三方之原議而獨驅經
畧領三四千人於孤城爲巡撫充一叅遊之任以代其防禦不
審當日主上賜劍賜服郊餞者第遣充一路防禦而已乎抑適
中調度三巡撫聯合大舉以圖恢復也且衆議以巡撫兼經略
者謂其能完恢復大事也豈其防禦反有所不能而必使經略

領隨帶之孤軍以代之又何向者厚望撫院之甚而今量之淺也竊謂撫院自能辦此而經略爲無用之物可裁也語云人心卽天意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今自樞部台省以及外之總督無不與撫同心合意此和氣之祥豫順之符也撫院以慷慨之氣忠壯之誠而內獲舉朝之助外有西人之援其於成功自可反掌如弼則千人所指無疾而死者也不裁何爲或謂裁之則誰幫撫院成功而不知撫院不容幫不能幫也裁之又誰爲撫院擔過而不知強無罪無辜之人擔不明不白之過弼有死不能承也况事勢到今日有雖欲不裁而不可得者何也經略原議

駐劄山海適中調度增設登兵五萬津兵三萬關兵六萬以資控制而備策應如欲留經略必須前兵一一如數齊備而後約期同進一舉恢復然後可今薊保宣大已調盡延固甘寧已有事川兵浙楚已語難雖有到者能幾何而已一一儘發磨寧疾關上不敢留登津不敢截也再從何處調募以如經略之原議旣不能如原議便當議裁而必欲留爲巡撫充一參遊以代其防禦此軟困之術也夫軟困而爲巡撫代防禦弼之所不恥也軟困而坐使經撫鎮道將皆乖離而示邊以隙弼之所大懼也在今日處此甚容易以不和斥弼而仍用巡撫兼經略關上仍

舊總督節制其兵馬卽以新議三大營充之則原議山海天津
登萊各兵皆可徑裁所省糧餉且不貲而立免海內騷動之虞
又可徐收和祥豫順之效此雖解紛之權術而實救時之正論
也望台臺於此一段細思之若日日調停日日醞釀不爲區處
以至於決裂而朝廷之憂方大耳每欲將此意詳具一疏明請
裁斥恐有傷於國體反復躊躇不如默爲幹旋之無痕跡也敢
爲封疆冒昧先奏書於左右伏惟台臺爲君國力持而早決之
伏書惶恐

回王齋字制府

伏承台札勸和反覆千言言言動心字字對症道義骨肉不相
管者必不肯爲此言苟非有胸無心之甚未有不聞而悚怵感
動者然而不和之故固未可一二言也今人只用經不肯和四
字硬坐不佞身上而不顧其受與不受夫使撫肯與經和而不
與和經能與撫和而不與和謂之經不肯和可也乃不佞之與
撫台也嘗歃血而共誓矣嘗披心而商戰守機宜矣嘗授以哄
西方叛弁各方法矣嘗爲其催兵催餉催器械矣嘗設法留京
營延緩各甲馬器仗而濟其急矣嘗以代題車牛取嫌汰延軍

而得罪同鄉不顧矣嘗割身邊之監軍道若邢若韓以轉事之而已獨僕僕躬親其勞矣嘗於永平撫寧山海遍開局造車砲一應甲仗以供其戰具矣嘗一聞進兵則疾趨出關疾趨河上而且以隨帶孤軍代防禦矣七月二十七到關僅八日而馳赴廣寧往回月餘再駐僅四十五日而又馳赴右屯食水臥雪身不帖席士卒雜處臀不離鞍又嘗月月奉鞭策而任臣僕之役矣不審遼瀋逼處邊策時經略曾勞巡撫一顧否又不審巡撫果兼經略可再得一經略來貼奔走否而五月以來扶事之殷勤呼使之勞賤以照管乎撫台者亦可憐矣乃一切軍機邊情

戰守防禦事理或疏言或書言或面言或轉託各道言而未見撫台有一語之聽一事之從不惟不聽從也而且以疏揭見駁不惟駁也而且書揭入長安者一說與不佞者又一說併緊關疏揭而亦不知會不投遞也而且以不救鎮江推不肯進兵推坐失機會推致樞部台省諸公皆羣起而詆不佞無休時也此撫不肯與經和之大概也若夫經之不能與撫和者誠自度其見識力量或三方建置待齊而後進或厲兵秣馬治械儲糗行營坐守各成家當然後借西諜旁應而後進非曰能之竊庶幾焉而至於一舉渡河以不戰而戰用人勝人因糧爲糧此兵家

之奇著勝算不佞心服之而自恨其見識力量不能仰佐撫台
之下風於萬一非敢作異於其間也夫以經之不能和於撫者
而必強其舍所能就所不能以求和於撫則不佞不能以撫之
不肯和於經者而必強其舍已成就所不屑以撫和於經則撫
台亦不能非其心之不同也而兩人做手各就其見識才力之
所及而爲之實有不能相強者若夫近來章奏書札欠於渾融
則亦有故矣不佞固天地間一實心直性痴漢子也遇激輒鳴
既不堪屈抑而猶恥受人賣自初推經略以至今日何日不破
口語自樞部以及台省諸公之見憎者何人不加譏詆假使說

得事著擡得癢著自甘承服決不肯效世間轉喚支吾推人以
自飾而今或喜功起見或同黨起見或鋤异起見其所加皆冤
枉而絕無干涉糊塗而絕不明白之事而且著著伏一安可以
設弃於後日不佞懼後災不敢不言言而不得其渾融者勢之
所激也前撫台亦曾以渾融見勸不佞曰公雖不言而意中欲
言者裏邊有人代爲發揮吾如不言誰助吾言如坐失機會四
字公不過一句四面八方話頭耳謂自失可也謂兵馬甲仗不
得到而失亦可也而猜者必曰此經略失之也萬一後有差池
而執目前失機會者傳之罪何以辨之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故

其不敢不言而不得其渾融者又情之所不獲已也不然自南勘以來從牙齒中過話且十年而今已倦極矣畏極矣有何意趣有何幫助而好與打成一片者作寃對哉鬱鬱苦衷無可告訴敢因勸和之台諭而一披吐之若一字不真身死沙場子孫無噍類至以拙直之過不能抑情忍屈以至於不和而爲台臺憂則又不勝其惶悚惘歉以冀台慈之一諒者也肅緘申謝感激之私書不盡言

回餉司傳郎中

兵馬錢糧是經畧所得而問者支放旣已冒濫如此門下不言不佞不知斯已耳旣言之而不具詳請查是門下溺職也旣知之而聽門下護惜情面保功名相爲欺罔是不佞負朝廷負海內窮百姓也而撫院以爲用意甚深豈必縱奸并侵隱而後可耶逼之始言所不盡言者想更多也小疏中原無此語乃其意則有之其怒而促詳者見門下畏撫如虎一味推辭只云不敢詳不敢詳而不佞激於清楚錢糧之一念不覺怒其護惜情面保功名而不顧朝廷遂有白簡從事之說耳棍將冒錢糧與撫

院何預而何疑之深也往齊餉司不爲撫院所喜竟不待滿而使之去計門下今日亦齊君之續矣然須撫院劾之而不佞不便以白簡從事代爲驅除也此復不一

回王肖乾中丞

向者屢議上門索戰今東兵來戰於境內以主待客以逸待勞折衝制勝在此舉矣軍前機宜已有台約在僕惟遵將士退回盡殺之約出牌申飭然台下自得便宜從事亦無須此爲也義州戚家堡已遵命如數撥成而往矣此復不一

回方孩未監院

廣寧馬步盡數東驅爲禦邊來乎爲過河進戰乎爲過河也則東兵已大集海州不可往矣爲禦其來也則我兵已先疲二百里之遠日夜冰雪之困而東兵從東昌來不過二十里恐迎頭不能當其新銳也若爲止作聲勢以嚇其不來則又未有盡家當搬出作聲勢之理標下止有八千人作八個頭子初欲四五千往杜家屯迤東防援繼見關陽一帶人馬盡調盤山而鎮城之右如人竟無一手而鼎竟無一足又不得不將所發者仍留關陽一塊以成一師而作廣寧之犄角壯窺關之要阨耳其果

聚衆入攻不宜往迎見短只宜虛二百冰雪之地誘入廣寧而
兵行三日之遠受三晝夜之凍苦必不敢入也奈何改兩路犄
角之形作一條竹節之事而先空鎮城使人心驚亂則不佞之
所未知也私以質之高明如何如何

回劉總兵渠

軍前機宜撫台已有約不與聞承教感甚細閱撫臺來劄語意
不過借此爲名揚兵於南使西之二三千人合我兵千人北向
黃泥窪攬空一番以了用人之局耳撫劄謂邊大舉深入我勢
薄力分不知所守是旣怕其來矣而又遣周羅諸將分番過河
以誘之寧非請其來乎是旣不知所守矣而又劄江步於西平
南杜車於江營南則從此而南百餘里不更薄而分乎西人久
聞慙兵來故聚精兵於黃泥窪一帶以待之今量此二三千瘦
馬幹得甚事而已知我無西人之靠其一意西圖廣寧真有不

可知者卽謂海州牛庄有兵而弱而以當我敗氣未復之餘過河誘之幸貴鎮與撫台好爲之高元圃久無一字論此事豈心知日來紛紛調遣欲爲用人結局而不洩以取罪耶此啓可同渠觀之河東事仍希不時見報爲祝此復不盡

回高監軍道

自過歲來日聞廣寧紛紛持白牌沿街督馬步兵東出私謂撫必入攻亦欲整師而東及候數日却無一消息忽得劉鎮守以撫劄呈稟細閱之而始悟塘報爲做成圈套也西人雖來萬餘然戰兵不滿三千無食無草作踐關口已極而不使發回欲令獨往黃泥窪攫一空以結用人之局而西兵少不敢往故旣以我兵二三千助之又悉鎮城兵揚聲三岔河以綴邊徒使西人得利西人得利而用人效矣此其本情也會以此回示劉鎮守仍語邢韓兩道以己意一問真消息及持年兄與胡道回書來閱

果被愚見叅破而撫院回書則不惟匿其本情且謂是鎮守及
高年兄之書告急催各營兵催車兵催西兵惟恐不足此蓋悚
於經台前日之檄東兵過鎮武一步道鎮皆斬之說也但與兩
道大發一笑耳夫以催發各兵爲出於經略之檄又以遣將過
河誘致邊兵爲出於經略誘之使來之勝算不知小疏誘之之
說是如此做法否萬一不濟又將歸過於經略身上而弟更畏
之之甚矣原劄抄附覽

回王肖乾中丞

凡性直理直之人不堪困屈今困屈久矣不發狂大呼蹈跋扈
之罪則忍吞憤懣有性命之憂過歲以來氣成中滿症候日僅
食粥二盞此邢韓兩道所知而日日憐慰者台下必欲見困所
謂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台下忍乎哉台下必欲見困
何負於朝廷何負於封疆何負於台下者而橫被舉朝所詬誶
一至此今欲講地方事情則謂人妬成欲辦不和道理則謂人
使氣中外橫心昧理打成一片不使人開口一句僕已願吞聲
負屈而去以全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之義台下何迫人之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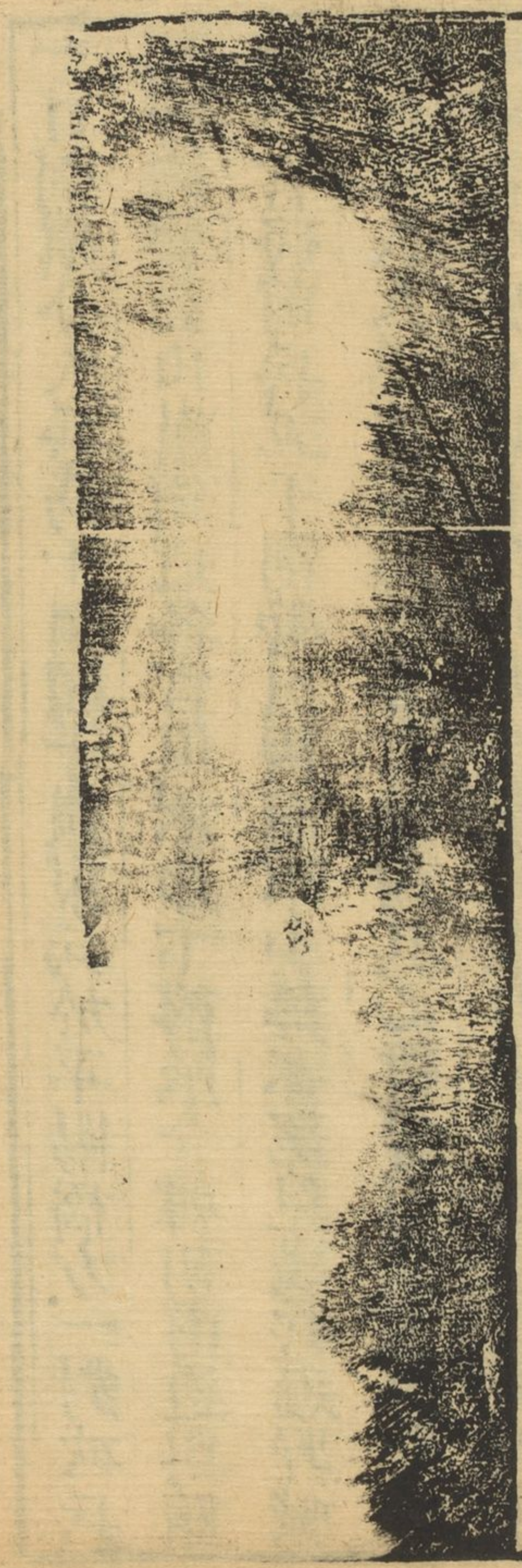
今以性命託台下以道義望台下故復草草若此惟台下憐我
釋我寬我毋困我

與王霽字制府

本月十五日得高監軍道稟報東兵的於十七日過河時右屯
僅團湊萬騎當發右哨五千付邢鎮高道統領防禦二十三日
親自東行欲觀河上動靜行至石橋據羅萬言周守廉各報東
兵於本月巳時過河弼一面東趨一面傳韓監軍道星夜督發
左哨五千騎戰車四百輛前來鎮武及至板橋據撥夜報河上
兵馬已敗周守廉奔平堡堡門已閉滾出濠外復奔鎮武羅萬
言南奔黃家園子亦歸鎮武時邢鎮與胡監軍道在杜家屯防
柳河南路弼亟催該鎮率領別鎮魯之由等夜赴鎮武與劉渠

襄陽公集 卷七 五十五
合營又亟持令旗白牌督各鎮將與高道救援西平據高道附
差官口稟如此兵將鎮武不可知廣寧要緊今城內人民大哭
更怕西人有變請弼切勿東當以急救廣寧爲主而是時續調
前左哨及車營人馬已至石橋近閭陽地方矣韓道并胡監軍
道俱連夜趨板橋向弼言廣寧標軍已盡東發鎮武馬步已踰
四萬前兵當駐閭陽以援廣寧而防西人况原議鎮武閭陽分
南北兩路與廣寧犄角今祁鎮南路人馬盡併北路而廣寧右
臂已斷更爲可慮弼從之因而暫至閭陽纔至而所遣左屯守
禦安邦與監川守備蔣應陽等來報大兵敗矣問其詳則二十

一日劉鎮分大兵爲十個頭子遇東兵於平陽橋方一對砍兵
卽奔潰勢如山崩鎮道各官俱不知下落亟令韓胡兩道與隨
行將官將前兵五千劄營以待而軍少勢孤望見殘兵遍野喊
逃而西人人思潰不得已多方勸諭其心暫安而其後將有不
可知者事勢至此惟有仰天長歎耳望台臺一面急急發兵來
救或存或亡已屬難料一面急急催兵部發兵守關以顧京師
此萬萬一刻不可緩者也急切急切



回王肖乾中丞

今日之事惟有痛哭而已手下僅兵五千見逃兵紛紛而西一夜數驚聞廣寧皆譁而欲走不得已令道將溫慰以安之衆惡之身自必死廣寧一塊土惟台下勉守之不一

與王霽守制府

今番逃兵與前番逃兵不同前番逃兵皆赤手徒步饑餒摧困之極易於制禦今次逃兵皆持刀騎馬過路殺人肆行無顧若不亟放入關必激他變况前番河東雖失而河西尚存阻回防禦自屬撫院今撫院已棄城而西阻之關外欲爲誰用如聞撫院欲往寧前招回防禦作山海藩籬固是一見台臺試看此輩已到關者肯回寧前否肯爲撫院用否此一節台臺須萬分酌量卽已入關者萬萬不可再留斷送山海但遣回亦當有法須某鎮某省各歸各項部分停當擇立頭領送回原籍除逃陣者

外其城守及續到土川浙毛各兵俱係無罪之人當留守關城
卽年當還者仍應稍資路費免沿途騷擾生變至於遼人應盡
數入關弼罪過已極若殿後保得十餘萬生靈亦足稍禳况係
朝廷二百六十餘年愛養赤子豈可令其望關而返仍爲邊有
此亦冲聖仁慈所不忍聞也惟台臺亟與莫主政商量施行幸
甚

與長安公書

鎮武之兵不戰而先奔問誰先奔則憤欲拒戰之鄉兵摩拳擦
掌之將兵孫得功黃進祖天壽金礪等也廣寧之民不守而先
潰問誰先潰則言守之生員門下之員役與謀獻巡撫之孫得
功黃進等也二十三日巡撫見不肖於大凌河曰二十一日夜
報兵敗二十二日督兵士上城不應督百姓上城不應一起生
員進見有半言該守者曰父子兄弟各顧身命何不可守有半
言不可守者曰人心事勢已至於此何可守彼此辨駁不已時
吾猶以言守者爲是不可守者爲非及出衙門而言守者已被

人毆打及吾出城門而凡言不可守者皆保家眷出奔言可守者皆持刀執棍堵門殺人然後悟言守諸生意在羈留而欲有所爲也今孫得功黃進已擺龍亭差官生去迎東兵傳呼滿城剃頭矣此兩人者召募鄉兵每言當過河戰吾信之兵敗歸城外城中內應者曰非孫黃兩人進城不可或謂此兩人者在城外不敢進吾亟召進與見猶欲停任之及出衙門卽發砲堵城門封銀庫封火藥以待之時門下人已散盡而吾猶不知也忽江朝棟直入內衙挾吾出廐馬駱橐已多被牽去直餘兩駝載四箱自隨及抵城門而城門刀棍堵截如林僅以身免身旁一

相伴朋友已虜頭打傷駝箱已被打奪若早放孫黃兩人進城半個時辰而吾今日不得見公矣不肖聞其言而哀之巡撫每向監院各道述李永芳對謀者曰我急要反恐其害我全家性命只待進兵時裏應外合方妙但西兵好逃切不可用如朱萬良領萬騎見東兵數百便走東還怕我遼兵王都爺只用遼兵待臨陣時正兵向前奇兵出後我以白標爲號從後殺將去東必大敗便可立復遼陽那時有庫銀八十萬奉獻王都爺可贖我罪所以巡撫蚩蚩只想此一著今日著一人過河明日遣一人過河只說遼兵好西兵不好以致西兵西將人人憤怒不平

所以前日上陣俱是鄉兵標兵在頭敵孫得功等故意上前一衝卽往旁卸走因而各營俱起以至大敗是王撫九個月所做之工夫全爲李永芳做完而平日所稱爲摩拳擦掌者適爲謀獻巡撫之地耳乃事急時却到處傳書寄語謂經略衙門官舍孟承勳王朝裕等過河請東兵來則其愚而可哀又甚矣孟承勳開原通使也李成梁使誘北關逞家奴養家奴撫賞於開原城下殺其千人得授指揮又有宋文鑑者浙人也其父爲成梁書記文鑑生長於李氏門人得官叅將前楊經略以文鑑爲中軍承勳爲旗鼓及不肖至逾數日借事責承勳四十板逐之於

文鑑則叅茸之舍人王朝裕府州緝訪則袁經略之所收也遼陽陷皆奔至廣寧巡撫皆收之每日給廩給銀三兩及不肖到關巡撫用印咨送來且開朝裕爲舍人頭今咨與手本俱在也顧承勳終畏不肖不敢來朝裕雖一見而察其爲積犯亦聽回廣寧不復用是否奸細亦巡撫之所收所送而不肖未用也不肖嘗對監院各道謂巡撫喜說謊謊到多處并自家書咨亦記不得且不但自善謊而又善替西人與李永芳等說謊旣得通國諸公爲之圓謊而又往往德不肖以推其謊若一一舉巡撫從前之疏揭以實之當令通國絕倒又令通國羞倒而不肖且

不欲言不敢言也方作書訖有客從都中來者謂通國先有一種論曰西人只因經略不喜用之故不來及其來又有一種論曰經略查點西人皆不服噫此其謊之一端也去年十二月內見塘報西人以二萬來助不肖欲得其實而商量用之亟遣右屯守備安邦往關口問王牧民劉世勳的數世勳不敢隱隨揭稱西人到有萬餘有甲馬者約三千無甲與綿甲者約二三千其餘俱是討賞及牽馱乾糧部落此揭想亦報之巡撫而是時監院亦差周守備往問非獨不肖問也何曾查點何曾不服棄城之曰西人尚在關口尚有哪嘛僧來講話尚遣萬同知賚送

萬金及其賞段無算以買之而竟不可用豈以查點之故而不爲用耶不肖於兩日前曾對各道曰撫台事事見推惟西人一事斷推不上邢監軍道曰只恐也要推上今果推上矣敢因是而并及之統惟台慈裁照不宣

與閣部

弼初奉旨駐劄關上控制三方繼奉旨巡撫督兵出征經略控扼山海後奉旨出關策應今三方之議久被廟堂諸公破壞山海控扼幸亦無恙卽出關策應而經略標下方於臘月間團湊萬騎東兵未過河而已先發五千騎東援鎮武東兵方過河而弼已先離右屯東行至石橋始聞報發五千騎及砲車四百輛親領至閭陽北援廣寧比至而廣寧城已棄矣弼只有結隊徐行護民西還一策耳身為經略使國家二百數十年疆土自吾身而失之敢不以身爲朝廷受法况近年邊事國事只緣人臣

規避苟免不肯受法所以人人不知警畏外務說謊以欺君內
務扶同以悞國旁務乘機以報忿不捫良心不顧公論不畏國
憲一任仇毒陷害而卒以淪棄封疆杞梓宗社之禍獨歸於冲
聖亦可痛之甚矣今日之法請先從弼始使後來邊臣知畏而
不敢輕棄所守廷臣知畏而不敢亂撓人事則山海關其尚有
死守之人哉惟閣下主持幸甚

與內閣

遼撫之必斷送河西也雖三尺之童皆知之然一時舉朝皆誇
詡其功能弼但一言及便以爲妬而欲害其成記去年十一月
初六日方監院會於右屯衛談遼撫只聽西之間諜與孫弁之
哄不肯收拾兵馬戰守諸狀至中夜因而歎曰王肖乾不換必
斷送此一塊土孺這一副骨頭不知交何所不如老師一手拏
來做罷弼曰此一時所稱爲大功臣也見在人家叅我妬忌若
我在此換了他去人必以我逐害功臣而置我於死不如使我
先去然後換他去默默易置使地方與巡撫皆得兩全而後可

監院曰人方恨老師誰肯放你去方誇肖乾以爲必能恢復誰肯舍他去弼曰公爲監軍不妨明白一疏換他亦可監軍曰同年情分况前日用爲巡撫出孺等意部覆亦引孺疏爲首何好就說換他因躊躇許久曰他只要過河不如聽他弄下事來換之人自無辭弼搖手曰此事如何試得遂歛歔而止今監院可問也地方情形裏面旣大家撐定不容弼一開口自不得不懼禍求去又不肯放去而又不可以節制不與以兵馬只是要人空空挑此禍擔而今果爲人挑矣然其如封疆何守關之事自揣愚鈍不後于時賢而言者昧心橫口必欲逮治然後已與其

終不免於一速不如早速使樞督早得專一而從事之爲愈也
伏惟相公裁察幸甚

與閣部

署部公見弼塘報已數日而猶主巡撫尚在廣寧寧前之說以
蒙冲聖而混朝紳機關亦巧甚矣然天下事終須歸到實處徒
多此一番轉折而心勞日拙耳頃偶在一客座傳署部公所擬
查案一稿頗見推敲而於巡撫并不忍加以一字但云若其覲
顏入關罪應并論而已意蓋曰如未入關可以無論而先入關
者罪無赦也信如公等處置而亟亟憤爭之氣運筆寧有消磨
時耶情知今日欲借無可苛求之經以爲遮蓋逃撫之地然既
要於撫有曲貸自不得於經有厚德而於其論撫者有重罰今

舍撫而論經速斬舍言撫見在廣寧之說謊者而反以論棄城
逃者爲妄言爲結黨朝廷之處法如此弼能逃於今日諸公之
手山海京師又能逃於今日諸公之手乎哉言此血淚逆流矣
小搢呈覽

與葉相公

前日王五傳相公意著令用心守關又傳著令出關不出則於
法無貸吾再不能救護等語是守關出關無非開我以生路豈
不感激泣下顧又思之下有冤狀而不得伸則人思感奮以圖
報上有明法而不混則下得憑恃以自安今遼東敗亡全在玩
戰而不修戰具惡守而不設守備用人用謀而不聽經略鎮道
之言信遼將遼兵而疾視西將西兵以墮叛將怕遼兵之說非
繇經撫之不和也封疆存亡攸係經略功罪相關眼見其事事
皆悞著著皆虛言言皆謊之必至於敗忍默默而坐視其斃乎

自不得不忠告而善道之忠告善道而不聽又不得不出疏出
揭請朝廷主持而責成之朝廷之上不主持不責成而反獎成
其悞誇詡其虛圓成其謊以沮弼詆弼之不休又不得不動色
而力爭也是其不和而爭也非以私仇小忿爭而以戰守爭以
遼之存亡爭也爭之不勝以至有今日正唯恨前日爭之不力
耳若以爭戰守而爲罪是必與撫一鼻出氣亦如樞部台省諸
公皆稱其勇於進戰妙於用虛善於用間用謀用鄉兵而深得
夫河西人心也然後可竊恐事到今日必又另有一番正論以
責經而寬撫者弼且寧甘不和之罪而不敢甘扶同悞國之罪

矣至於兵馬是其專掌城池是其駐劄不肯實實做事是有心
慵意懶請旨責成及戰事收拾難遲之諸疏在是否推諉經有
經事撫有撫事弼亦未敢混承也且夫今日之責弼守關而又
改守以出關也將真以關上非弼不可而專付之以封疆之重
乎抑如人言慮遼撫入關必逮故借外護名色以安頓之而拉
經以爲蓋撫之地乎如拉經以蓋撫則今日已受其冤累何敢
再爲所累如真付以封疆重事也朝廷便當爲弼別白一語以
伸其情而明其罪使已罪之猶可贖也而勉強立功以贖之若
混於不可贖之罪而強以不能贖之事以圖苟免於一時則早

襄陽公集 卷七
逮遲逮明死混死終不免於逮且死耳况朝廷之正法未有如此大事而不逮疆吏問中樞以正其罪者不但於國家之常憲無光而亦於相公之大業有累此又弼之所以效忠於相公而不自知其罪者也惟深思鄙言無以拂而過於訶責以緩弼一日之死惶恐惶恐

與閣部科道

初議守關再議出關非從關起念也慮遼撫入關必逮借外護名色於關外以安頓之而謬謂弼留一生路不知我路未死何煩留生若出關而前有謊撫後有讎樞與亂同道與敗同盡此正所謂死路也頃出關之信一聞而關上軍民洶洶包裹欲逃制台忙甚出牌曉諭題留經略無得驚惶於是始上出關十不可之疏復用西人爲謊撫局一安頓法而中外之所以爲該撫者良工心苦矣痛念沖聖孤立於上羣情蒙蔽於下誰是分猷誰爲共念弼受厚恩未能報自不忍不爲主上任守關之事而

鑒往揆今則又斷斷乎有未可者夫三路債而亟欲其來遼瀋固而亟逐其去此前事也卽昨年四月奉召以後是時人清唯恐不來京及到京唯恐不駐關及到關唯恐不出關旣出關又惟恐一人關初聞兵敗時惟恐不回關及回關又惟恐不逮斬乃日者守關之旨纔出而出關之旨又繼之愚弄若此其誰敢任生平作事全憑一點烈心火性今折磨已盡無復人理惟有求逮一策耳論世情當無生法論公道當無死法卽爲封疆受法而死死有餘慊又安用冤枉以生而再受羣公之愚弄直弄到死而後已乎鄙志決矣伏惟台慈矜察幸甚

與關部

初聞過慮者謂弼素得人心而性又不受屈恐激而有他也當先奪其兵柄是以有先勸而徐圖再逮之說弼懼焉十八日巡撫行諸公皆驢撫行弼不得不行而軍民皆視弼爲去留又不敢明白行使軍民遽失恃而重過慮者憂又不得不於深夜潛行策蹇顧脚力以行蒙疑蒙難一至於此而弼亦自傷之極矣顧猶未敢回籍恐捕逮於數千里外驚死妻孥欲於前途再具認死一疏請住近地候處而又不知其如何也竒冤竒苦惟憐察幸甚

與內閣

頃見何僕少經撫定案一揭又得張鶴鳴移當事者書一道撫而嘆息曰僕少輕險躁妄無足怪獨本兵以意見之闇疾業已扶同悞國至於此而恐弼回關又將在關相見時已發一綫之良心死昧淨盡可弔也謹將兩人相會時語意光景略述其概僕少初至關相會及十八日夜攜榼餞行時促膝談廟堂二三大老秘事有不可以語人者真其揭所謂好同年也每慰弼曰向來裏面不知外面事情今小弟到此方知老公祖虧苦方知王巡撫一片虛謊無用連日會張鳳老甚服老公祖甚悔過信

王肖乾言弼曰既知悔便當爲封疆說一番以見老臣公忠體國虛平處物之意僕少曰他爲人偏執如何肯做小弟昨已有疏去了弼曰疏如何說僕少曰我責備裏面諸公將黨護悞國邪臣心腸盡行收拾是說他那邊人的弼知其爲騎牆語問曰只恐裏邊看不出來僕少曰我這邊人自然看得出來且我已有一大長篇書字與徐南臯爲老公祖說得極詳弼感之忽聞內議欲弼回關消息忙忙復出此揭此其意固不難見也本兵初到關時部道先見者已將地方情形講過及同王軍門往拜察其意色甚慚悔弼虛心平氣將河西事憑軍門略說一遍本

兵惟自言其悞嘆氣而已及回拜時弼出平日往來書札與之看看到王撫手書言進兵虛聲處曰他與我書說實實要進誰知與老公祖書又如此說看到弼與撫院書苦心商議處又曰我只道老公祖不肯與他商議誰知事事苦心商量如此因將前後事再敘一番無言可對但慚悔曰是治生過信了他治生本意要急成此功見他說得這等容易故深信了他誰知却是虛話是這個無用的人當時老公祖何不明白叅了他免有今日弼曰一時誇爲大功臣纔一點綴便惹下本衙門與科道多少叅論若當時叅了他我這顆頭早被諸公取去本兵默默無

言惟嘆治生悞國之罪不可贖了弼遂信本兵爲直肚腸人開心見誠與之無所不言每會言必談兩個時分謂此老胸中已豁然今其書仍謂去年七八九月遼撫欲進兵經略勅道將言戰者斬不知面晤一段說話竟放在何處又謂弼從海洋往邊上去弼門下官傳守口兵將云東兵百萬一來關必不守你們守此口何用不如散去此豈人說的話恐惟本兵情願以斷送河西快忿者能爲此言而門下官不能爲此言也至謂關上百姓皆痛恨弼一聞熊爺奉旨回關一國之人皇皇如在春冰鳴與督臣相對痛哭云國家事不可爲矣及晚見新推有人而人

心始定云云更覺可笑之甚夫關上百姓之哭留與否痛恨與否弼俱不必言但督臣曾因關民懇留有疏留弼守關矣又見關民驚惶曾有告示言已題留經略曲爲安慰矣似又以留弼而國家事尚可爲者何遽哭之痛也二十八日又得督臣書稱大疏與小疏俱奉旨部議仍借台臺儼臨聖主自爲宗社封疆計卽沛溫綸矣願言返旆榆關彈壓收拾以慰輿情是望又何與本兵相對痛哭之說何大相反也夫本兵騎虎不得下本欲弼與遼撫并逮卽回籍聽勘已非其願若弼一回關而已之勢處其負罪有不可脫者此書之出勢所必至獨嘆七十餘歲一

老翁反覆傾危作此一段惡少之行逕使痴心直腸者遂信爲
真而與之披肝露肺無恡亦自傷之極矣伏惟台慈炤鑒不一

